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

神宗

熙甯二年正月

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巳朔

乙酉樞密院進一

案此

上有脫誤

減住營尙多而驅策之方猶少仲種古之徒已不

獲白盡

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辛卯知同州趙尙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廣淵條奏置義倉事上批近詔齊唐等郡講求修復社倉且圖經久之法知陳留縣蘇涓亦言臣所領邑最爲近畿謹爲天下郡縣倡率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戶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麥亦如之村有社社有倉倉置守者耆爲輸納縣爲籍記歲豐則量其數以輸歲凶

則量其數以出停藏久則又爲借貸之法使新陳相登
多寡不一則又爲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輔上曰陳留輔
邑耳目不遠可且聽其施行徐訪利害涓又言義倉五
事并論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事可行者五詔除一事
每值饑荒借貸與被災戶種糧未便除放仍責以二三
年限還納可令中書更詳度外餘並且依所奏施又詔
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倉已勸十萬餘石
若漸可成就今廣淵罷當得人繼守其事可特詔廣淵
舉知州一人紀事本末卷七十案宋史王廣淵傳不載廣淵置義倉事而載乞留本道錢貸貧民
事食貨志則云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淵嘗奏於
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是乞留錢貸民者廣淵非廣淵
也宋史無廣廉傳蓋誤合廉淵二人之事爲一時廣淵
由齊州改京東轉運三年五月丁巳由京東遷河東未
嘗至陝西至陝西者廣廉宋史食貨志所載猶未盡誤
畢沅通鑑考異則又以廣廉事屬廣淵未免沿本傳之

誤然東都事略廣淵傳固未見有貸錢於陝西之說則
置義倉者為廣淵行貸錢法者為廣廉辨見九月丁卯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已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

文館大學士初以集禧觀使召弼赴闕案宋史本紀熙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為集禧觀使詔乘驛赴闕范忠宣

撰富公行狀上欲召公為相先遣中使諭旨曰卿今茲

入輔為宗社計疾弼既辭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罷

集禧之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紀事本末卷

宋編年資治通鑑熙寧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

時事以足疾未能入見間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

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諫諍之臣無復施即上書數干言雜引

春秋洪範及古今中外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者未幾

入見又言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
陛下也大事抵小人惟動作生事則其閒有所希覬若朝
廷守靜則多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又言
今所進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雖可喜然害政事壞風
俗恐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原注宣王遇旱側身修行
欲銷去之成湯禱必翦其爪以六事自責古人於天戒

不賢不長不士以訪闕議祖漢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必延郡國
減膳徹樂或出宮理冤獄此皆得古帝王用則人君之享
國長久受天之祐若災異之來不一付之天數則人心其
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棄而不修熙甯建議之臣其
言及此真亡國喪家之兆非富鄭公辭而闕之其
亦殆矣案是時弼自汝州入相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謂
以足疾未入恐誤富公行狀云正月編年召還京師二月
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
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學士章事未幾見聞有秋
上言災異所以警悟人君使不致由人事者董仲舒所謂
書災異之際甚可畏也又孟子對梁惠王曰塗有餓莩而
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孟子對梁惠王曰塗有餓莩而
不知發人之死則曰非我之於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一身之
是皆不聞以災凶歸之於時數也罪歲斯天下一身之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在一家人則曰積善之家
必餘殃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在一家人則曰積善之家
慶餘殃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在一家人則曰積善之家
反歸之於天數而無事而致亦未聞推之於天也而
萬一或時而信則救災卹患答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怠
虧損陛下之德不爲
生靈之福無甚於此

王寅樞密院言宗室乞子孫賜名授官韓絳奏曰中書

樞密院嘗議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陰後商度今合
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須議使今可施行迺使文彥博等
各陳大旨皆以親疏當有等降若非立法無以爲經常
久遠之計上曰祖宗時皆有近親今用常時奉養賜予
之例誠宜裁定若以諸王嫡長世爲南班官其餘子孫
援以三班職名可否陳升之曰須依前代繼承之法其
恩例六世親盡別爲經制絳曰此事專任屬臣下議論
須辨別親疏立法則不失陛下親親之意彥博曰自古
宗族犯法恩有不聽者臣下以義固爭是也上領之事

本末卷
六十七

庚子以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紀事本末卷
五十九卷六

十三卷
六十四

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

朕推行朕須以政事煩卿料卿學問如此亦欲設施必
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所以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
所爲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庸
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
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
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爲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
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庶幾
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人皆不能知
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
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
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設施
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方所急也凡欲美風

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易以
奉者通而治也否者閉而亂也閉而亂者以小人道長
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禮義廉恥之俗成
而中人以下變為君子者多矣禮義廉恥之俗壞則中
人以下變為小人者多矣上以為然

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續宋編年資

治通鑑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召對曰富弼曾公亮與卿
不協聞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須勿為嫌疑朕亦欲從容
除拜覺近日人情於卿極有欲造事傾搖者故急欲卿
就職朕嘗以呂晦為忠直近亦毀卿趙抃唐介皆以言
捍塞卿進用朕問曾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朕力變
此風且不知卿設施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正法度最
方今急務也上以為然初上問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
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安石
為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薦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學而
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變以擾天下原注治平
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
其故雍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
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土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
自此多事客曰聞杜鵑聲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

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禽鳥飛類
得氣之先者也編年備要云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
其名以太平可立致雖司馬光亦以是望之呂誨任中
丞將對光為學士侍講亦將趨資政堂相遇並行光密
問曰今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曰介甫之
命甫下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正色曰君亦為此言乎
安石好執偏見喜人佞己則天下必受其弊語未竟閤
門追班光退終日思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有傳其疏
光往往疑其太過又案誨劾安石見六月

甲寅初開講筵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王應麟玉海卷二十六熙甯二年九月戊辰初開經筵

與此異日月

甲子命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

於條例文字看詳行具合行事件聞奏別為司名曰制

置三司條例案臨川集乞制置三司條例議云竊觀先

準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為貢又為經用通財之法以

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為斂之以待不時而置者凡此
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

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
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
制而輕重歛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
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可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
諸路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
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
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
可否增損於其閒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剋刷
殆無餘藏諸司則用多事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
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
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急以物多求於不產責於
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
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
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
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
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
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
收輕重散斂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
勞費去重斂寬農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
本司合置官屬計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
司參議施行

先是上問何以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安

石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闢斂散之法因言泉府一

官先王所以推制兼併均計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
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
已少況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使能理財則
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
能無此失上曰自來有一人敗事則遂廢厥事圖此所
以少成事也故置條例司以講求理財之術焉安石固
請以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紀事本末卷六
議行新法命王安石陳升之領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
泉府之官以推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
推桑宏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
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
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
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舜與羣臣共
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
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
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惠卿蘇轍

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多與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
子惠卿為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
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
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免煩矣案蘇轍
由推官為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紀事木末在三月癸
未轍言青苗而安石聞言累月不言青苗亦不此時續
宋編年資治通鑑於二月連類及之月均不合姑依
附二後編云設制用惠卿自二之月也又案徐乾學
法以通後編云設制用惠卿自二之月也又案徐乾學
惠卿善乃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儒者未易比也
學先王之道而能獨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為條
例司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請
建章奏皆惠卿筆也太平治迹統類二年冬十月甲午
著作郎編校集賢院書籍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初欲置惠卿講筵曾公亮以為京官無例須換朝
官公亮又曰經筵官不得復兼修條例王安石以為害
乃已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在治平四年七月可考為
中允及置經筵均不得其日紀事本
末亦失載其事今姑附此以備參考

三月戊辰朔命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蘇頌與流內

詮主判官試驗選人自言書判初議差呂公著等上問

執政試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見人材對曰誠然先朝
 有與京官者實可惜上以為然又因論近日改京官者
 多對曰真宗以前引見選人或與循資出於臨時上曰
 如此則是有幸不幸須別更講求立法今入仕之路
 多如科場亦宜裁節人數既已多取之而扼其進用令
 人困窮亦不為有理今欲裁官當併科舉議之紀事本末卷六
 十七（原注）日錄此事係於三月二十五日云安石止欲
 與試判循資曾公亮言先朝與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
 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為然元祐實錄載
 此事於三月一日事與實錄略同但無富弼所言竊疑
 富弼所言未必在此時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見初一日
 安得已言事上前實錄既繫之初一日宜加刪削朱本
 亦從墨

丙子

長編卷二百二十二熙寧四年四月癸酉詔天下

於逐州選官相驗（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二年三月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軍器除三路緣邊已差官閱視其他路令轉運司

丁丑富弼入見

紀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弼以初十日入見案是月戊寅朔初十日丁丑

戊寅上曰近閱內藏庫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專納金

七錢者因言衙前傷農令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求利害

立法

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卷七十案東都事略王安石

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令各出錢雇

人充役嚮者役人皆上等戶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

乃使之一概出錢 癸未前權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檢

詳文字先是轍奏疏曰

案此疏紀事刪節略存數語今

書云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

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
自其所以當後者爲之則先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
欲然世之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
者然世之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
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而力不給則田莠驕驕無思遠人勞
心切切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驕驕無思遠人勞
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則甫田可不思也欲
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則甫田可啟矣
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不至
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者之既服而遠人自不至
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失在先後之宜而竊觀
下設施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先後之宜而竊觀
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特其所見育近於
是者是以因其近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
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辨文足以帝王曠世而
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博達宏辨文足以帝王曠世而
不能有一焉者陛下施之於事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
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
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蜂日益於
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
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
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
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己財者爲國之命
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無財而己財者爲國之命

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
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
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一日而千里陛下頃
以臣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用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
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用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
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險阻
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眾橫山之民
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飢苟加之兵此非計之失者也
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
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
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
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繼得其地而不卒致於廢黜謀
敢臣雖有成功而不能繼也其終卒不敢收獲其人而
講議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
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
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
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
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
失出祕府之財徒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
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下之有內郡之財矣然猶以
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財不可重困可
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
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
而萬物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者其不勝財也
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不勝財也載物

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
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
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喘喘僅能以
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敝車羸馬而引邱山
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
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
計莫如豐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
財而已

以害財者而已矣

案樂城集臣字上有然字下又有云

然而求財之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而益

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

案樂城集此下

是官也而後有是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

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出以爲守令入

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

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

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
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
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士多於下上下
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
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